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容闳



在美国哈德福特城西郊的杉山公墓，长眠着一位中国老人。他叫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留学生，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他一生热爱自己的祖国，一生想为自己的祖国做事。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他处处失败、处处碰壁。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不幸的是他却不得不死在异国的土地上，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打开了一条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技术之路，铺通了一条中美友谊之路。

## 一、童年时代

在我国南方的广东省香山（今中山）县的西南部有一个美丽的岛屿。这个岛山青水秀、四面环水、花草茂盛、温暖如春，它与澳门之间相距四、五里路。容闳 1828 年 11 月 17 日就出生在这个岛的南屏镇。他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父母生了他们兄妹四人，他排行老三。他的父亲容丙炎是个贫苦的农民，全家都要靠他外出打渔或者租种地主家的三亩地过活，家庭生活十分贫穷。

容闳出生的时代正是清朝道光年间，这一期间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走上腐朽没落的时期。反动的统治阶级对外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不理朝政。国内危机严重，人民揭竿而起。不久，英帝国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大门，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祖国山河破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与此相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生产力正在迅速发展。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的经济而拼命向国外扩张，建立殖民地。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一块大肥肉，为了获得这块肥肉，1840 英国首先侵略了中国，以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接踵而来。

澳门是中国的领土，16 世纪的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借口要在这里曝晒被海水浸湿的货物，强行上岸霸占了这一地区。从此之后，澳门逐渐被外国侵略者变成了侵略中国的基地。为了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西方国家需要大批通晓英语的人给他们做翻译，于是侵略者们纷纷到澳门来办学校。

1834 年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的夫人在澳门办了一所小学，专门接受家境贫寒的孩子入学。容闳的父亲有个朋友就在这所学校工作，每次从澳门回家，都要同容闳的父亲聊天。有一次这个朋友又来到容闳家串门，看见容闳已长到该上学的年纪了，便问容闳爹：孩子大了，为什么不送他去上学？”容闳爹摇摇头说：“这要花一笔钱呀！”“我工作的这家澳门小学是不收钱的！何不让闳儿去试试？”按照中国的习惯，人们把孩子送到私塾读书、学八股、进京城、考秀才。容闳的父亲思来想去，考虑到如果让闳儿去古特拉富夫人办的学校去读书，既可以做个翻译或去洋商那里谋职，又可以节省一笔开支，所以他们决定让容闳去澳门读书。

容闳七岁时，父亲按照与母亲商量好的意见，为他准备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带他乘船来到了澳门。

一直生活在农村，又没有见过世面的容闳，一下子离开家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学习和生活，心里又害怕又紧张。父亲拉着忐忑不安的容闳来到了古特拉富夫人所办的学校里。容闳看到一个身体修长、披着红发、蓝眼睛白皮肤、面貌清秀而态度严肃的外国女人向他走来。他惊慌失措，胆怯地直往

父亲身后躲，嘴里还不住地叨唠着：“爹！我怕、我怕……”。父亲把他拉过来说：“孩子，别怕！她是校长，以后会教你读英文！”父亲摸了摸他的头继续说：“等你学好英文，爹会来接你的，你会找到一份好工作的。”那个外国女人是古特拉富夫人。她走过来，拉过容闳的手说：“你以后就是我的学校的学生了，我会温柔地待你，会教你读书的，你不要怕！”小容闳不敢作声，低着头跟着这个外国校长走了，突然他回头看了看父亲，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充满了委屈。

入学一年里，容闳看到古特拉富夫人时常体罚那些淘气的孩子，也看到了有些同学被关禁闭。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年纪虽小却很很有骨气。他再也不愿意被束缚了，一心一意地想恢复自由。他找到六个女同学商量逃跑的事，同学们表示愿意和他一起逃跑。他负责这次逃跑行动的策划、安排。他先独自来到海边察看情况，预先雇好船只，与船主约好第二天一早准时乘船渡海。

第二天，同学们刚刚吃过早饭，他和六个女同学乘古特拉富夫人不在时偷偷地溜出了学校，直向海边跑去。他跑在最前头，还不断地挥着小手招呼小伙伴：“快跑！别让他们抓住！”他们匆匆登上事先预定好的那只带小篷的船，吩咐船主把船划向对岸。小容闳与大家商定，到了对岸后一起到他家住一天，休息一下，然后再分别回到自己家。但是小船刚划了不到一半的地方，他们就发现后面有一只船速度飞快地向他们乘坐的小船靠近。孩子们央求船主加快速度，但已经来不及了。大船追上了他们，他们七个人被抓了回来。

一进校门，他们看到古特拉富夫人的脸色阴沉得可怕，心想这回可要倒霉了！果然，古特拉富夫人大声喝道：“都给我站好！”七个孩子老实的像猫一样，一动不动地排成一行。古特拉富夫人让他们站在校园里示众，让全校的同学都来看他们是怎样被罚站的。他们低着头不敢作声，任凭同学们指点议论。下课后，古特拉富夫人又把他们七人叫过来，要他们站在教室里的一张长桌上，让容闳站在正中间，头顶着用纸做的高尖帽，胸前挂着一块写着“逃学”字样的大方牌子。其它六个人分别挨着他站在两旁。古特拉富夫人严厉地训斥着：“看你们今后还敢不敢逃学？你们要在这里站一个小时！”她转身又向同学们说：“今后谁敢逃学，这就是你们的榜样！”小容闳和小伙伴们被折腾得无地自容。以后容闳在回忆到这件事的时候说：“这是我一生受到的最大的耻辱！”

1839年初这所学校停办了，不到十一岁的小容闳失学回到了家中。这时正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容闳的家和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中国家庭一样，生活得十分贫困。由于长期的劳累他的父亲病倒了，他只能尽力地帮助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1840年6月英帝国主义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后，终于发生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就在这年的夏秋之际，容闳的父亲病逝了。父亲的去世，对全家是个不小的打击，家中没吃没穿，日子更加难熬。母亲带着他们艰难度日，他们兄妹四人中除了年幼的小弟外，其余三个都为了挣钱谋生、维持家庭生活而奔忙。容闳小小年纪挑着担子在街巷里叫卖，“卖糖果了，谁买糖果？”这带着稚气的叫卖声从早上三点多一直叫到晚上日落。他口喊干了，肩膀压痛了，也不敢多休息一会儿，更不敢和同龄的孩子玩一会儿。因为他知道，自己只要多挣一些钱，就可以帮助母亲减轻些负担，全家就可以生活得好一些。

一天晚上，一个在澳门的天主教堂办的印刷厂做工人的邻居来到容闳家，对他母亲说：“大姐，听说我们厂里要雇一名认识英文字母、号码的童工，你家闳儿不是学过英语吗？”正在艰难生活中苦熬的容闳母亲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她立刻回答说：“是的，闳儿曾在一所洋人办的小学中，学过三年多的英语，不仅能够认识英文字母，还能说英语呢。”邻居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带他去厂子试试看！”“好啊！好啊！真是太感谢你了！”母亲用充满感激的音调连声答应着。那个邻居带他来到澳门的印刷厂，经过反复的考核，容闳竟然被厂子录用了。每个月容闳都领取四元五角钱的薪水，自己留下一元伍角钱吃饭，其余三元如数寄给母亲贴补家用。

这年冬天，马礼逊教会出面在澳门为纪念已故的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而创办了一所马礼逊学堂，由一个叫勃朗的美国传教士担任校长兼教师。学堂里首先考虑到要从古特拉富夫人办的那所小学的学生中挑选生源。容闳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跑回家里找母亲商量。他急切地对母亲说：“娘，我还想读书去！”母亲犹豫着对他说：“可你有了印刷厂的工作呀！如果你去读书，这工作……”。“娘，这个机会难得啊！钱以后还可以再挣，而机会失去就不会再来的！”容闳打断了母亲的话，不断地恳示着：“娘，您就让我去吧！”母亲看到孩子这样有志读书，心一软就答应了。

容闳进入了澳门马礼逊学堂学习。不久学堂搬迁到了香港，他也随学校来到香港继续学习。容闳聪明伶俐又刻苦努力，很快在班里名列前茅，因而深得勃朗先生的喜欢。

勃朗先生是1838年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并且在这所大学里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美国国内从事教育工作，后被几位著名教授联名推荐来中国办学的。

容闳非常喜欢博学的勃朗先生。他认为勃朗先生和蔼可亲，与当年的古特拉富夫人截然不同，从勃朗先生那里能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因此他对勃朗先生很敬重。

通过在这个学校六年的学习，容闳不仅能够熟练地朗读和使用英语，还学到了关于世界地理、历史、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46年秋天的一天，勃朗像平日一样来到课堂，他平和安祥地看了看教室里的同学们，突然向大家宣布说：“我准备今年冬天回美国休假了！”同学们哗然了，谁也不愿意让这位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教学工作的、多才多艺的教师离开。勃朗先生用手轻轻地摆了摆，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又继续说：“我很喜欢这所学校，也很喜欢你们这些学生。这次回国，我准备带几个学生与我一同去美国，在美国可以继续学习。谁愿意去，请站起来！”有强烈求知欲的容闳鼓起勇气第一个站起来说：“我去！”接着黄胜、黄宽两位同学也跟着站起来。勃朗先生高兴地说：“很好！不过你们要回家和自己的父亲商量一下。”

容闳怀着急切的心情回到家乡，向母亲说明了情况。母亲是多么舍不得他呀！母亲说：“你这么年青就要远渡重洋去美国读书，这一去就将是生死难测了！”容闳看到母亲已是满头银发，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又多了几分愁容。他思考了一下，劝慰着母亲：“娘，千万别难过。这次是很难得的机会，如果我要是能去美国，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也可以开开眼界，了解一下西方国家的情况。学成后我一定会回到您和兄弟姐妹身边的。”“那么，你到那

里怎样生活呢？”容闳说：“娘，您放心！有勃朗这样一个好人，他会管的。你就让我去吧！”在容闳的再三请求下，母亲默默地点了点头，勉强地答应了。容闳心里也不好受，他含泪对母亲说：“娘，我走远了，还会有兄弟和姐姐照顾您，您不会感到寂寞的！”他又说：“娘，我要走了，您千万要珍重自己的身体！”他起身告别了老泪纵横的母亲，回到了学校。

## 二、出国留学

1847年1月4日，容闳和黄胜、黄宽三人在勃朗先生的带领下，由香港乘船出发了。一路上东北风大作，海浪拍打在船帮上，航船在海上剧烈地颠簸着。他们三个同学都是第一次远渡重洋，尽管是惊涛骇浪，却没有一点害怕。他们站在甲板上，手扶栏杆、眺望着远方，心中充满了无限的遐想，等待他们的生活将会怎么样呢？

当他们乘坐的航船绕过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驶进了大西洋，不久就到了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船到了这里需要补充些淡水和食物，于是停泊在岸边，船上的工作人员在组织装载货物。利用这个时间，容闳几个人登上岛去凭吊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的皇帝拿破仑的墓地。过去他们在历史书上看到拿破仑在欧洲反动势力联合反法的时候，率领他的军队横扫欧洲大陆，所向无敌。但后来他逐渐地把正义战争变成了与英俄争夺别国的侵略战争，使国内矛盾冲突，加速了他建立的帝国的崩溃。1815年他在滑铁卢战役中失败后，被放逐在这个岛上，直到1821年死于此地。容闳在拿破仑的墓前追忆了这段历史，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在拿破仑墓地的柳树上摘下了几根枝条后返回船上。他们准备把这些柳条带在美国插种，作为以后的纪念。

航船从这个岛继续向西北方向行驶，终于于4月12日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美国纽约。到了纽约，他们一下子忘掉了三个多月来途中颠簸的疲劳，贪婪呼吸着新鲜空气。他们看着这个与自己长期生活的东方城市不同的另一世界，不大一会儿，就已经看得眼花缭乱了。他们在纽约待了几天，体会了一下异国他乡的风情。

不久，勃朗先生把他们安排到马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读书。他们到美国上学前两年的费用已由勃朗先生事先筹备好，是由香港一位报社编辑和英国人肖德锐承担的，他们来美国的船票是由美国商人同孚行捐赠的。芒松学校的校长叫哈蒙德，他对这三个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留学生特别照顾，把他们三个同编在英语部。第一年的学习课程包括算术、英语文法、生理、心理、哲学等课程。

他们的住宿和生活是由勃朗先生安排在他母亲家的。勃朗的母亲家离学校只有约半英里的路程，每日往返很方便。勃朗的母亲是个慈祥而温柔的老太太，在生活上对他们三个人非常关心，照顾。容闳从小生活在苦难家庭，养成了勤快、爱劳动的好习惯。住在这里他常常帮助勃朗的母亲上山砍柴、烧水、做家务活。这位老人特别喜欢容闳。容闳也格外尊敬和佩服这位老妇人。在勃朗母亲家里，容闳受到这位虔（qi2n）诚的基督教徒的影响，也加入了基督教。

这个学校的校长亲自为他们讲英国文学课。校长哈蒙德十分崇拜莎士比亚，喜欢莎士比亚的诗。在课堂上，校长经常给他们介绍莎士比亚的名作《威

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还给他们讲狄更斯、司各特等文学家及他们的作品。容闳每次都听得几乎入了迷。校长那生动的语言，幽默的表情深深吸引着容闳和他的伙伴。这是容闳最喜欢上的一门课。

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容闳终于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并获得毕业证书。按照两年前英国友人资助他们来美留学两年的计划已经期满。他们是继续学习还是回国呢？容闳还想继续留下来学习深造，可学费到哪里去找呢？

容闳首先想到向芒松学校校长提出这件事。校长把这件事向学校的董事会提出。校董事会很快进行了研究并把结果通知了容闳。董事会对他愿意留在美国继续学习表示欢迎，但要求他必须答应毕业后回中国当传教士。如果容闳同意就要先与校方签定一份誓约书，才可向他提供继续学习的奖学金。当校长把这个结果告诉容闳时，容闳的情绪立刻变得激动起来：“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他无法理解，一个劲儿地问着。这时容闳虽已经信仰基督教，但他知道英帝国主义侵略了自己的祖国，自己学成归国后还要为自己的祖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怎么一定要做传教士呢？他思考一阵后向校长说：“这样做太限制我的自由了！我虽然很穷，但自由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不能签约，我决不签约！”他拒绝了与校董事会的签约。他后来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这样写道：“我要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运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中国的最大利益贡献我的力量。”当时的容闳做好了就是不上大学也不能签约的准备。

正在容闳为学费着急的时候，勃朗先生从美国南部探亲回来。他马上把容闳叫来，高兴地对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容闳急切地问。勃朗笑着说：“你继续留学的学费解决了！”“这是真的吗？”容闳用怀疑和惊讶的目光望着勃朗先生。勃朗先生肯定地回答：“当然是真的！”原来勃朗先生利用探亲的机会，帮助容闳获得了佐治亚州的妇女会的资助，解决了他的助学金。容闳真不知道怎样感谢这位在异国土地上真诚地帮助自己的勃朗先生。他怀着深深的感激对先生说：“我决不会辜负您对我的希望！”

有了这笔经费的支持，容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美国最著名的一流大学耶鲁大学学习。他进入这所大学后，学习很勤奋、刻苦。在大学一年级时，他每天都学习到深夜才肯休息。白天，他从来没有去游戏、运动或与同学们聊天。二年级时他的其他各科成绩都很好，尤其外语成绩格外突出。他唯一感到微积分学习起来比较困难，于是集中精力克服困难，努力闯过了这一难关。前两年的学习中他连续获得一等奖，获奖名单在校刊和当地的日报上刊登后，他也变得小有名气了。在耶鲁大学的校园里，这个聪明的中国留学生引起大家的关注。他并没有因此感到自满，反而认为有点名气就趾高气昂，是自欺欺人。

在大学期间为了获得足够的学费、生活费等，从二年级期末开始，他除了紧张的学习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一些勤工俭学活动。如：他负责一个学生伙食团的工作，为这个伙食团买菜、开饭、收拾餐具等；他在学校的一个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这两分工作的收入解决了他大学后两年的伙食费和部分生活、学习费用，加上他获得的佐治亚州妇女会的日常助学金，他感到生活上宽裕了不少。

四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紧张地结束了，容闳获得了文学士学位。他成了

中国第一个在美国最有名的大学里毕业的留学生。很多美国友人从报纸上看到耶鲁大学有一名中国毕业生，而且成绩很突出，都想来看看。学校召开毕业典礼时，容闳头顶博士帽、身着黑色的学士袍，兴奋地排列在毕业生队伍中。前来观看的美国友人很多，其中不少人都是特地为这位中国留学生而来的。

容闳从到美国留学那天起，一直到今天大学毕业，已快八年了。他从梳长辫、穿长袍到剪掉长辫、穿上洋装，已经完全熟悉了美国的生活，成了一个美国化的中国人。1852年他取得了美国的国籍，与美国的朋友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多么想继续留在美国再学一些专业技术，学习一些实际本领啊！

但是，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蹂躏、践踏的悲惨时代。软弱无能的清朝政府已经反动、腐败到了极点，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容闳眷恋着自己的祖国，更希望能回到祖国，为振兴自己的祖国做些事。他知道，按照他已经取得的美国国籍和他在美国一流大学毕业的资历，是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获得优厚的待遇的。一面是祖国的前途，一面是自己的生活，容闳经过认真思考后决定回到自己日思夜想的祖国去。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给予他无私帮助的勃朗先生。勃朗先生很支持他的想法，劝他早些动身去实现自己的夙愿。

容闳马上就要回祖国了，回去后做些什么呢？他想到自己去年就开始酝酿着一个教育计划，这个计划是根据自己近8年在美国留学的经验而设计的。容闳在美国学习和生活收获很大，增加了阅历、开阔了眼界、学习了知识、提高了修养。所以他设想让中国政府能派出更多的青年来美国学习，接受西方的教育，毕业后返回自己的祖国，为中国的复兴而做出贡献。这个教育计划竟成了他回国后艰苦奋斗的一个主要目标。

### 三、回到祖国

1854年底，在美国经历了8年留学生活的容闳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经过了154天、1.3万多海里的航行，踏上了自己祖国的土地。

一踏上这片热土，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母亲。他急匆匆地赶到了自己的家。他一进家门就看见了那年迈的母亲，他喊着：“娘！我回来了！我是闳儿呀！”“是闳儿？真是闳儿回来了吗？”母亲又惊又喜，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个身穿西装、不留长辫却留着两撇胡子的男青年。“娘！是我，我真的是你的闳儿！”容闳极力想让母亲认出自己。母亲颤颤巍巍地伸出双手抚摸着他的脸，不断地上下仔细地察看，嘴里不住的说：“是我的闳儿回来了，是我的闳儿回来了！”

母亲拉着闳儿进屋坐下，听着闳儿向她叙述自己远渡重洋后的情况。容闳坐在床边，拿出自己的毕业证书递给母亲，说：“娘，这是我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证书。耶鲁大学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在美国都是被看得很重的，可以找得到好工作的！”母亲乐得嘴都快合不上了，她真为自己的闳儿骄傲。闳儿继续对母亲说：“儿今天是第一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而您就是中国数百万人中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等大学留学生的母亲！”母亲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用手擦着激动的泪水，嘴里还不断地叨念着：“长大了，长成了个有出息的儿子了！”过了一会儿，母亲对容闳说：“先洗洗脸，休息一下，一会儿去把胡子剃掉，你哥哥还没有留胡须，你也不要留它。”容闳想起这是家乡的习俗，未婚的男子是不能留胡子

的。他为了让母亲高兴，立刻出门把胡子剃掉了，还换上长袍，戴上了假长辫，和原来没有什么两样。

容闳从小学习英语，又长期在国外定居，几乎不会说汉语了。一个中国人怎么能忘记自己祖国的语言呢？他决定先去补习一下汉语。他在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就起身去广州，在那里他补习了半年的汉语。之后，他开始了自己那艰难的谋生之路。

容闳首先找到了广州美国驻华公使馆的代理公使伯驾。因为他知道伯驾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和自己是校友。他想通过这一关系在公使馆谋上一份职业，借此可以达到认识社会上层人物后，跻身于官场去实现自己的教育计划的目的。伯驾看在校友的面上同意容闳去做他的私人秘书，每月给他十五元大洋的薪水。容闳心想，这钱多少倒不算什么，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先忍着吧。眼看三个月就过去了，容闳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不断遭到伯驾的奚落。他无奈，只好辞了职去香港继续寻找工作。

到了香港，容闳又通过熟人的帮助，被介绍到香港高等审判厅去作译员工作，每月能得到 75 块大洋，这比在广州公使馆的薪水高不少，生活也安稳多了。容闳不满足只作个译员。他既懂英文又懂中文，这是他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果以后有条件可以自己开个律师事务所，因此他抓紧工作之余潜心学习法律。他没有想到香港已经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插足香港法律界，是有损于英国律师界的利益。英国律师们听说了这件事，立刻在香港各报纸上发表文章对容闳发起了进攻，使他无法在香港法律界立足。容闳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离开了香港。

他从香港乘船到达了上海。在上海他又找到了自己的好友帮忙。最后经人介绍他来到上海海关做了译员，每月薪金 75 两银子，折合 100 块大洋，这在当时是个令人羡慕的数字。但这时海关的主权是在外国侵略者的手中，工作人员都要经过英、美、法三国驻上海的领事负责委派，海关的税收也要由他们负责。清政府是无权过问海关事务的。在海关工作的容闳并不因为自己能进海关谋职而高兴，反而心情很忧闷。在海关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看到外国侵略者利用手中的权利营私舞弊、偷税漏税、欺负耍弄中国人，整个海关昏暗得不见天日。

有一天容闳找到了海关总税务司：“我如果一直在海关任职，并且做得很好，有没有升为税务司的可能呢？”总税务司肯定地回答：“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容闳只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污侮。他气愤地想到中国的海关为什么只能用外国人来统治？而中国人自己却没有权力来管理自己国家的事务！他想到这绝不是对他个人的污蔑，更是对整个中国的污侮！他决定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他说“如果我希望自己保持一个廉洁的记录和不玷污的品格，就无法在上海海关逗留下去。”他毫不犹豫地递上辞职书，不愿意在这里多呆一天。总税务司找到他，和他谈了很长时间，希望他能够留下来继续工作，并答应把他每月的薪水由原来的 75 两银子提高到 200 两。他不为金钱所动。他想到再多的银子也是买不到国家的尊严。他毅然辞去了这个让多少人向往的、有极优待遇的职业，决心再去寻找一个“光明磊落”的职业。

容闳辞去了上海海关的工作后，又失业了。为了维持生计，他就上海专门接受委托翻译业务。有一次，一个在商界很有名望的洋行经理突然死了，商界的人都为他的死感到悲哀。为了纪念这位死者，买办们写了一篇长长的



文章，记述了他的一生。这篇文章是用中文写的，急需把它翻译成英文。容闳和另一个在英国领事馆担任书记官的英国人，都被聘请从事这一翻译工作。结果容闳的译文以他流畅的语言、精确的译句战胜了那位英国人，被选中作为墓铭。这件事使他在上海买办和洋人中有了一点声誉，已有不少人知道他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

又有一次，黄河决口使得我国苏北的大片土地、房屋被水淹掉了，成千上万的苏北灾民无家可归、涌入上海。上海绅商又请容闳代他们用英文起草了一份募捐书，用募捐来的钱物救济灾民。容闳怀着对灾民的同情，不但起草了这份募捐书，而且亲自去向那些在上海的外国人募捐。没有几天，他们竟然获得了2万多元的捐款。从这以后，整个上海滩几乎没有几个中国人不知道容闳的名字、不知道他是个十分聪明能干的美国留学生了。

容闳从1854年满怀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回到祖国，一心想为建设自己的祖国出力。然而，他在谋求生存、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屡屡受挫，从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到上海海关，受尽了外国侵略者的欺侮。他是个正直的、有抱负的中国人。他从来不追求高官厚禄，只想把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知识、本领造福于整个中华民族，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行不通的。通过回国后的这段亲身经历，容闳认识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来面貌及中国社会陷入了无比黑暗的深渊的根源。

以后的六七年时间里，容闳又步入了商界，曾做过几家洋行的职员，自己也设行做买卖。他在经商的这段时间里，也仍然认为西方不应干涉中国。他拒绝当洋行的买办。他对愿出高薪任用他的英国老板说：“买办这个职务虽然薪俸优厚，但这项工作却非常卑贱。……买办的身份，不过是在洋行里做奴隶们的首领……我不至于因为金钱而牺牲我尊贵的身份……。”事后，这位英国老板对别人说：“容闳这个人虽然贫穷，但却非常骄傲。”这种骄傲实际是一种中国人的骨气。

#### 四、访察太平军

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听到国内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他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853年7月27日他在给美国在华的传教士卫三畏的信中写道：“请立即告诉我关于这次革命的情况，我对它所有的活动都感兴趣。”

容闳回到祖国时，国内局势变化很大。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定都天京（今南京），取得了很大胜利。我国南方的天地会等民间组织也很活跃。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镇压太平军。容闳利用在广州学习汉语的时机，亲赴起义军与清政府主力军队血战的战场，凭吊了在广州被残害、被屠杀的起义将士。在那里他看到道路的两旁无头尸体成堆，地面上洒满了鲜血，真是惨不忍睹。据说，两广总督叶名琛在两年之内就屠杀了40多万人。容闳气愤地称叶名琛是“罪魁祸首”。凭吊归来，容闳心中升起了一股怒火，整天处于郁闷之中，茶饭不思、神情懊丧。他认为太平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的举动是正确的。

在国内，他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列强残酷地践踏我国领土，侵略者们在我国的领土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在自己后来写的《西学东渐记》里曾记述了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上海时，当时没有电灯，行人晚上外出都要提着灯笼照明。

一天晚上，容闳提着灯笼经过四川路时，看见迎面走来一群洋人。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灯笼，把灯笼举过了头顶，东倒西歪、又唱又叫，是在借酒发疯。容闳发现后来不及躲闪，其中三四个人向他围过来进行挑衅。这几个洋人抢走了他手里的灯笼，用脚踢他，嘴里骂着脏话。容闳看他们喝醉了不与他们计较，耐着性子接着往前走。可后面没有喝醉的洋人看见自己的伙伴发酒疯，不但不制止，反而以此取笑。容闳用英语问走在最后的洋人：“请问，刚才用脚踢人的那个醉鬼是谁？”那个洋人告诉他：“他是我们的大副！”容闳不再说什么向自己的住处走去。

第二天清晨，容闳拿着写好的抗议书来到黄埔江边。他找到有昨晚欺负他的洋人的那艘船的船长，递过抗议书，并要求船长命令昨晚向他挑衅的那几个人上岸向他道歉。他对船长说：“你是知道的，美国人在中国倍受中国人民的尊敬。所以每个来中国的美国人，都应当知道并珍惜这种被中国人尊敬的地位，不应该做任何损害美国声誉的事情来损伤中国人民的感情。”容闳表情严肃得使人感到没有任何余地。船上的大副只好向他道了歉。

另一件事是一次容闳在一个拍卖行时，发现有人动自己的长辫子。他回头一看，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苏格兰人把许多小棉花球粘在他的辫子上玩耍。容闳平静地对这个苏格兰人说：“请你把这些棉花球都取下来！”这个苏格兰人好像根本没听见似的，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毫不理会。容闳忍着性子，加重语气重复着：“请你把这些棉花球都取下来！”这个苏格兰人不但取，反而对着他的脸颊猛地打了一拳。容闳再也不能容忍，气愤地抡起拳头狠狠地还击，一下子打破了这个苏格兰人的鼻子、嘴唇，打得他血流了满面。苏格兰人再次还击时被拍卖行的主人劝解开了。这个苏格兰人挤出人群大声喊着：“你还想斗吗？”容闳声色俱厉地回答说：“不！我不想斗！我只想自卫。你先挑衅、动手打我的脸，不要耍赖。”容闳的这一举动给中国人出了口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通过这样的几件事，容闳亲身体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任人欺压、任人宰割的痛苦。他更加痛恨帝国主义，同情劳动人民，也同情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甚至还想过要参加太平军。

容闳在香港高等审判厅当译员时，曾经认识了太平军首领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他们在交往中，洪仁玕提出将来有一天，他们要到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今南京）相会。容闳也表示将来有机会能够去天京（今南京）为太平军效力。

1860年11月9日，容闳约了三个人一道去访问太平军。他们乘船从上海到苏州。苏州是太平军占领的重要地区。太平军后期杰出的领袖李秀成攻占苏州后一直在这里活动。容闳一行四人，其中有两个人是外国传教士。他们四人一下船就受到了太平军的热情款待，然后发给了他们去丹阳的通行证。他们在苏州稍稍作了一下短暂的休息后，就起身去了丹阳。丹阳的太平军又热烈地欢迎了他们。当地太平军的副将仔细地向他们介绍了太平军攻打此地的情形，还向他们介绍了当时太平军面临的局势以及李秀成规定的不准残杀百姓、禁止宰牛、禁止纵火三条军令。在丹阳，容闳一行还亲眼看到太平军对当地的百姓很好，并对太平军有了较清楚的了解。18日他们经过几天的周折后终于来到了天京（今南京）。容闳来天京（今南京）的目的就是要寻找自己的老友洪仁玕，考察一下太平天国内是否可以实现自己的改革计划。

洪仁玕是于 1859 年 4 月到达天京（今南京）的。这时正是太平天国内讧时期，天王洪秀全看到洪仁玕前来辅佐他的大业，精神十分振奋，立刻加封他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听说自己的老朋友容闳来到这里，真是喜出望外。第二天，洪仁玕在干王府会见了容闳。两位朋友终于实现了要在天京（今南京）相会的约定，现在相见都有千言万语要说。洪仁玕做为主人先开了口：“多日不见，你好吗？”容闳连声回答：“很好，很好！”洪仁玕急于知道容闳对太平军的看法，便直截了当地问：“你这次从上海到天京，一路上对太平军的印象如何？”容闳毫不掩饰地回答：“一路上太平军将士热情地欢迎了我们，太平军对人民是很好的。”洪仁玕又急不可待地问：“你是否赞成这场起义？愿不愿意参加太平军与我们共事？”容闳回答说：“我这次来天京，没有其他目的，只想了解熟悉一下天京的情况。”容闳接着说：“一路上我想了几件事要办！”“什么事？”洪仁玕很想听容闳的想法，问得也格外着急。容闳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议：

- 一、依照正确的军事制度建立一支良好的军队；
- 二、设立武备学校，培养出众多有学识、素质好的军官；
- 三、建设海军学校；
- 四、建设一个好的政府，聘用有才之士作各部的行政顾问；
- 五、创建国家的银行制度，厘订度量衡标准；
- 六、建立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把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要课程之一；
- 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这七条改革建设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几个方面，是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后的又一个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纲领。容闳向洪仁玕提出：“如果太平天国实行这些建议的话，我愿意作为太平军的马前走卒。”

洪仁玕就这七条建议与容闳逐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侃侃而谈，两个人都很赞同这些建议，认为这些建议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洪仁玕告诉容闳，目前太平天国诸王在外各战场上领导作战，不能进行讨论，必须等诸王回到天京（今南京）讨论后才能最后决定施行。

又过了几天，洪仁玕派人给容闳送来一个小包袱。容闳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枚刻有“义”字的太平天国官印，原来这是洪仁玕打算封容闳为“义王”。“义王”在太平天国的官制中是个四等爵位。容闳立刻拿着小包袱去见干王，感谢洪仁玕对他的信任，并婉言拒绝了洪仁玕。他说：“这无功之赏，我不能接受，如果干王不忘我们的友情，请发给我一张通行证，准许我在太平军辖区自由来往。”洪仁玕没有采纳容闳的建议，因而用加官进爵的方法也没有能留住容闳，只好同意容闳的请求。容闳结束了一个多月的访察，离开了天京（今南京）回上海去了。

容闳在后来自己写的自传中，专门写了自己对太平军战争的感想。他一方面指出了这场革命的“恶根实属于满洲政府之政治”，因此当时如果没有洪秀全，革命也是免不了的。他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整个官僚机构从头到脚，被一个行贿制度所充斥和玷污”。他另一方面也指出太平军有两面性，就像埃及的石人一样有两面性。他认为太平军有要推翻封建政府，建立太平军的革命的一面，同时太平军也有宗教和游民的落后一面，这使太平军道德水平下降。因此，容闳当时就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太平军一定会胜利。他对太平军革命的分析的科学程度已完全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他对太平军革命从充满希望到失望，觉得在太平天国里是无法实现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和自己的理想。所以，容闳又开始寻找新的政治力量。

## 五、投奔曾国藩服务于洋务派

容闳从天京（今南京）返回上海后，决定把自己一直惦记的改革计划放置在一边，继续经商。在商界他干得很红火，并结识了不少商界的朋友和社会名流。1863年初，容闳突然接到了自己过去的老朋友张斯桂的来信，打开一看才知道张斯桂已在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衙门里当幕僚，是曾国藩让他写信给容闳的，希望容闳能到安庆来做事。

曾国藩是清政府的一个重要官吏，曾是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但是他又很重视向西方学习。他看到西方国家制造的枪炮，也打算在中国开设机器厂，引进外国的设备为清政府制造枪炮，镇压太平军起义。曾国藩为了达到此目的，收罗了不少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谋士。其中除了张斯桂外，还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都是容闳的老朋友。他们在曾国藩面前极力推荐容闳，并且向曾国藩讲了容闳留美学习的经历和回国后的情况。曾国藩听了以后才要张斯桂写信邀请容闳来安庆一谈。

容闳看完了信后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想到自己借此机会可以结识曾国藩这样一个大官僚，如果能投奔他就有可能实现自己多年来的改革计划，也可以见到自己过去的老朋友。另一方面他也想到自己曾去过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今南京），与太平军首领有过接触，还在太平军辖区买过茶叶、做过生意。容闳想来想去，决定暂时先不去安庆。于是容闳以生意繁忙为借口写信拒绝了这件事。

2个月之后，容闳又连续接到了老友李善兰和张斯桂的几次来信，信中再次邀请他去安庆，并且告诉他曾国藩已决定收罗他。这次，他从来信中看到，曾国藩并不想追究他访察太平军的事。他考虑再三，决定接受老朋友们的邀请，投奔曾国藩。容闳想到在曾国藩手下，可以以曾国藩为自己的“靠山”，去实现自己的计划。

容闳很快地停止了自己的经商活动来到了安庆。第二天曾国藩接见了。曾国藩见到这位能让众人鼎力推举的人物，魁梧的身材、耿直的性格。他把注意力一下子又集中在容闳的脸部，使得容闳感到有些坐立不安、不知所措。曾国藩问他：“你在国外呆了几年？”容闳说：“因为留学，在美国居住了8年。”“8年的时间里，你对国外的生活和其它方面都会有较多的了解。”曾国藩认真地说着，“希望你能参与研究和筹划扩建新机械厂的工作。你能不能就建机械厂的问题谈谈你的看法？”容闳听到曾国藩的问话，忍不住把自己的设想一股脑地全倒了出来：“我们要建一个新的机械厂，应该以通用的、基础的为主，就是要先建立一个制造工作母机的基础工厂，并以此作为一家母厂，生产出各种专用机器建立各种子厂，如“枪炮厂、农具厂、钟表厂等。要建立这些不同的机器厂，必须先建立良好的母厂、再生成众多的子厂。”容闳接着强调说：“按照中国的情况，原料、人工都很廉价，将来造出的机器价格比从欧美运进来要便宜得多！”其实容闳的想法与曾国藩的想法是不同的。容闳是想建立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后发展中国工业，而曾国藩是要制造枪炮镇压太平军，巩固封建统治。

几天后，曾国藩又召见了容闳。当曾国藩再次问他：“如果现在要为中国做最有益最重要的事，你认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容闳仍然回答要从创办

的制造工作母机的机械厂。当时曾国藩只是想利用容闳在国外的关系，派他出国去购买机器。

两个星期以后，容闳正式被曾国藩任命为出洋委员。曾国藩拨了6.8万两现银派他到国外去采购各种需要的机器。以后曾国藩再次召见了，授予他委任状，并赏给了他五品军功，这是个相当于五品官的虚衔。从此容闳正式步入了政界，成为清朝政府的一名官员，开始参与洋务活动。

容闳回到上海后，立刻与美商旗昌洋行达成了一项去美国购买机器的协议。由洋行派一名工程师和他一同去美国办理此事。经过一段筹备后，容闳和工程师乘船绕欧洲去美国。途中他们在欧洲参观了马赛、巴黎、伦敦等重要的城市，了解了那里的工业发展和社会状况，这次参观使他们更加开阔了眼界、坚定了向西方学习的信念。

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美国。美国的南北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着，许多工厂都正在赶制国家急需的急件，其它民用工业几乎都处于停产状态，这种情况使他们购买机械的事情遇到了困难。容闳只能去找他在美国读书时的老同学、老朋友，通过他们的关系去联络购买机械的事情。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器厂专门为中国制造一批工作母机，之后委托随同来美国的那位旗昌洋行的工程师负责监制、检验和托运事务。

利用这个空隙时间，容闳回到了自己阔别10年的母校——美国耶鲁大学。同学们正在这里举行班友会，纪念他们毕业10周年。同学们重新相聚谈起分别10年来的情况，各个兴高采烈。容闳远渡重洋也能参加这次10周年纪念会，真是太巧了！他见到了10年前的同窗好友异常激动。他向同学们讲了自己回国后的遭遇及现在被派到美国购买机器的情况。同学们听了都很高兴，纷纷表示愿意帮助他解决困难。容闳还利用这个机会还访问了学校的老校长及熟悉的老师。容闳这次回到母校，使他想起了自己长期以来梦寐以求求要实现的计划，真不知道这个计划什么时候才能实施！

这次赴美国购买机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地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共购进机器100多种，交给上海制造局收存备用。由于容闳圆满地完成了购买机器的任务，使曾国藩对他非常满意。曾国藩决定向朝廷为容闳请赏，吩咐自己的幕僚写出了《出洋委员容闳请奖片》上奏朝廷。请奖片中大概内容是这样写的：

容某为留学西洋之中国学生，精通英文。此行历途万里，为时经年，备历艰辛、不负委托……拟请特授以候补同知，指省江苏，尽先补用，以示优异，而励有功。

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清政府批准授予容闳候补同知官衔。同知是知府或者知州的佐官，候补同知是当同知这一官职有空缺时补缺。同时清政府还授予他江苏行政署译员的职务。

容闳任职后与苏松太道丁日昌常打交道。容闳常常与丁日昌谈论如何向西方学习和改革中国的问题，丁日昌对这些问题也很关心。他俩一谈起这些就兴奋得忘记了一切，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以后容闳曾通过了日昌向总理衙门转呈自己的建议，要求清政府批准建立一个合资经营的轮船公司，全部事务由中国人自己办理。这个建议虽然当时没有被清政府批准，但对后来建立的轮船招商局是有影响的。

两年以后，曾国藩在上海视察时来到江南制造局，对这么多先进的机器设备非常感兴趣。容闳作为陪同曾国藩参观的要员之一，看到曾国藩对引进

机器建厂的事情那么兴奋，脑子里又闪过了自己设想的改革计划，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再提一下呢？他趁着曾国藩在兴头上，提出了应该在这个机械制造局附设一所学校，专门学习机械制造的原理，并给学生们提供实习的机会，等学生毕业后为制造局所用。办了这所学校后中国就不必再用外国的机械和外国工程师。曾国藩听了以后表示赞成，不久这所学校真的办起来了，实现了容闳在中国办实业学校的愿望。这所学校后来为我国培养出了近代早期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

容闳一心要改革、复兴中国，自从投奔了曾国藩，他依靠这座“靠山”为洋务派作了一些工作，对中国的振兴出了力。

## 六、教育计划的实现与夭折

自从容闳获准在江南制造局开办了附设的机械学校后，他感到自己早在耶鲁大学时就酝酿的教育计划在适当的时机提出来，是有可能获得批准的。

容闳想到实现这个教育计划是自己埋在心底15年的愿望，如今像曾国藩这个清政府政界中的重要人物都能与自己的想法接近，再加上自己的好友丁日昌是个有血性、不畏缩的人，有这些志同道合的关键人物，自己的教育计划会及早实现的。

自从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之后，容闳曾多次去苏州拜见丁日昌，向他提出了自己派留学生出洋的教育计划。丁日昌听了容闳周密设想后大加赞许。他要容闳尽快地写出一个陈条，准备上报朝廷。

容闳听了丁日昌肯定的意见后又惊又喜，立刻动手写了一份陈条。为了能使自己的教育计划获准，他还在陈条中提出了组织中国港船公司、开矿产、修铁路、限制教会权利的建议作为陪衬，把教育计划作为陈条的第二条提出。这个教育计划中提出：

政府应选送青少年出国留学，为国家储集人才。派遣的方法可以先试行招收一百二十名，这一百二十名青少年可分四批，每年派出三十名。留学的期限为十五年。留学生的年龄在十二岁至十四岁。如果第一、二批学生留学成效显著，可以将这个计划定为永久的。每年派留学生时还要同时派若干中文教师同行，使留学生在外国也能学到汉语和中国的经书。另外还要派两个监督负责安排和管理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留学生的经费可以从中国海关的收入报出。

容闳写好陈条后立刻送给了丁日昌。丁日昌又很快递给了军机大臣文祥。可是不巧，文祥的母亲突然病逝，他回去服丧。按照清政府的礼制规定官吏任职时如果遇到父母去世，要辞职三年回去服丧。而文祥在服丧期不到三个月自己也去世了。所以这一陈条根本就没有递到朝廷就搁浅了，容闳为失去这次机会而感到惋惜，只能耐心等待新的机会。

1870年天津天主教传教士残害育婴堂的几十名婴儿，并屠杀中国雇员的罪行引起了群众的无比愤怒。群众在举行的抗议活动中，打死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事后，清政府派曾国藩、丁日昌去谈判。丁日昌立刻给容闳打电话，要他也去做翻译。容闳一到天津就看见几个政府大臣都在这里。他感到机会来了，可以再次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教育计划。于是谈判刚一结束，容闳又向曾国藩等大臣们提出了这个计划。曾国藩立刻表示赞许，并要和其它几个大臣一道，联名向清政府奏请。

听到这个消息，容闳兴奋得彻夜未眠，自己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按照他的计划，中国将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青少年出国留学，15年后将年年都有一批学成回国者，来建设自己的祖国。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纪元。容闳利用了两天的时间代曾国藩起草了一份奏折。曾国藩等四人在上面签了字，并很快被送进朝廷。

这个奏折递到朝廷后不久就获得了批准。曾国藩要容闳和原刑部主事陈兰彬到南京共同研究这一教育计划的问题。他们在容闳教育计划的基础上，又制定了《挑选幼童赴西泰肄业章程》，规定了挑选学生的条件、留学的方法、待遇、守则等共12条。

章程中规定只要身家清白，有保证人，不分满族人、汉族人，家长愿意在自愿书上签字的青少年都可以被挑选。学生在出国留学期间生病死亡，政府不负任何责任。章程中还规定了留学期间学习汉文书目等。

不久，由于曾国藩的再次上奏，促使容闳提出教育计划得到具体的落实。决定在上海设立预备学校，把准备留学的30个小学生集中在这个学校补习中文和英文。还决定在美国建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负责安置中国的留学生。同时还任命陈兰彬和容闳分别任正、副监督，统管挑选青少年出国留学的事务。

这次招生名额确定为120名分4批，每批30人，年龄在12岁至15岁，留学期限定为15年，留学生毕业后回国，由政府委任官职。

因为第一批留学生在上海没有能够招满，容闳特意为此亲自去香港招收中文、英文都懂一点的聪颖、智慧的青少年。他在香港招生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例如：他物色上一名学生叫詹天佑，就是后来在中国建立全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大名鼎鼎的铁路工程专家。容闳发现这个少年聪明好学，就想把他招收留学，于是容闳托了一个朋友去帮助劝说詹天佑的父母，詹天佑的父母才勉强同意让儿子去报名。容闳为能圆满地完成送出第一批留学生的工作而日夜操劳。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30名学生全部招齐，这30名留学生中没有一个人是官宦子弟，全部都是出身贫寒的孩子，其中大部分都是广东人。

30名学生经过上海预科学校的补习后，于1872年夏天由监督陈兰彬率领出发去美国留学。从这年开始一直到1875年秋之前，每年派出30人，完成了120名青少年留学的计划。

已过了不惑之年的容闳看到自己一生追求的理想开始实施，自己设计的教育计划虽历尽千辛万苦，总算实现了。因此，他把这一事业看作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事业”。他在第一批学生到达美国后，就奔忙着为他们安排生活和学习。他把30名学生分别安置在新英格兰的美国人家居住，又为他们联系好美国的小学，把他们送进学校读书。留美学生事务所原来设在马萨诸塞州的春田市，后来又迁到哈特福德市。经过清政府的批准，并拨款于1874年在柯林斯大街盖了一座三层小楼，把这座小楼作为留美学生事务所的永久办公地点。这里可以容纳监督、教员、学生70多人同住，还有一个专门用来教汉语的大教室，里面还设有餐室、浴室等。留美学生事务所的新楼在当时就算相当气派的了。

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封建势力还是相当顽固的。容闳的教育计划是对旧的中国教育制度的一次不小地冲击，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因此，就决定了封建顽固势力一定要对这

个教育计划进行诽谤和攻击，也预示着这个教育计划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容闳把留学生的留学期限定于 15 年，就是为了让这些外出留学的青少年也能像自己一样与封建教育隔绝。这样做既可以摆脱国内封建意识的束缚和影响，又可以在向西方学习中获得世界知识和科学技术能力，成为与旧式封建文人不同的一代知识分子，从而为中国的复兴培养力量。容闳的想法与曾国藩不同。曾国藩则是派青少年出国留学，学成之后回国效忠封建统治者，发展洋务事业。所以尽管曾国藩同意了这项教育计划，但却与容闳有着不同的目的。

这个教育计划是通过封建朝廷批准的，因此就必然要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留学生们虽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留学，但按照封建礼制的规定，要定期向学生们宣讲封建礼教，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一齐遥向清朝皇帝叩头。还要定期向留学生们讲汉语，主要以“小学”、“孝经”、“五经”等书籍为汉语讲授内容。留学生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却仍然要身穿长袍，梳着一根长长的辫子。留学生们依然处处被封建礼教等束缚着。

清政府这次派陈兰彬和容闳担任正、副监督是有他们的想法的。陈兰彬原来是封建翰林院的翰林，完全是封建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正统的旧的封建文人，受封建思想奴化极深。他在清政府的刑部任职有 20 年，长期不得志，这次让他来做留学生监督已是对他的重用了，所以他会全力效忠于封建朝廷的。而容闳与陈兰彬是截然不同的。容闳长期在美国留学，不是封建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文人。这次清政府任他为留学生副监督，主要是看重了他在国外的关系。容闳这次组织留学生赴美学习始终态度十分积极。他对这一教育计划的成功雄心勃勃，但却要受到陈兰彬的控制，处处受到排挤。

这批留学生年纪小，可塑性强，到了美国学习，受到美国社会的影响，感到穿长袍、梳长辫行动很不方便，踢球、游戏都会受到影响。于是有些学生就偷偷地换下长袍、剪掉辫子。容闳看到这些并不想加以指责。他想起自己 20 多年前在美国留学时不也是这个样子吗？可陈兰彬一直在闭关自守的国家里生活，习惯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对留学生这些举动是不能容忍的，认为这是对封建统治的大逆不道。正、副两位监督一个训斥、一个庇护；一个惊慌失措、一个熟视无睹。他们俩之间产生了矛盾。一次陈兰彬看到一群留学生脱掉长袍在操场上戏闹，气愤地大叫着：“这还成何体统？”他把剪辫、脱长袍的学生叫来，要他们遥向北京跪下请罪。

两个监督矛盾越闹越大，时常有冲突发生。例如：有一个叫容揆的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很刻苦，学完了小学、中学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美国有名的哈佛大学。后来仅仅因为他剪了辫子，有人告了他的状，陈兰彬立刻停止了官费，令他马上回国。容闳十分爱惜人才，认为容揆好不容易考上哈佛大学，眼看就要完成学业了，将来肯定是中国的有用之材。他就在暗中帮助容揆，给他留下了一笔钱，嘱咐他一定要完成学业。以后容揆真得成了一名外交官。这种矛盾在陈兰彬和容闳之间发生的越来越频繁。陈兰彬每次都气得向朝廷写信告状，要求撤消容闳的职务。容闳是斗不过这些封建官僚的。他气愤地称陈兰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孔门弟子，几乎代表一切顽固守旧的保守主义，咬牙切齿地反对每一项改革措施和中国的任何进步事业。”后来陈兰彬请假回国，由区岳良接任正监督。陈兰彬回国后亲自去向总理衙门告状。正巧清政府正决定在美国设立公使馆，就在陈兰彬回国三个月时，清政府下令任命陈兰彬和容闳为正、副大使。



容闳对于这次被升调并不高兴。他暗自在想：难道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设计并推行的教育计划就这样中止了吗？这正是陈兰彬等人所求之不得的呀！想到这里，容闳立刻提笔给李鸿章写信，要求朝廷收回这个决定。李鸿章是在曾国藩死后继任总督的。李鸿章接到容闳的信后，认为留学生事务所的工作不能没有容闳，他是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唯一的人选。所以，李鸿章给他亲自回信，要他“以副公使而兼副监督之任”，继续负责留学生工作。

区岳良当了不到一年的留学生监督就辞了职，以后又是吴子登任留学生监督与容闳合作。吴子登与陈兰彬一样是翰林院的翰林，又是陈兰彬的心腹，原来与曾国藩、丁日昌不合。所以，吴子登对他们提倡、创办的事业恨之入骨。自他接任监督后时常寻找机会与容闳作对，并以正监督的职位处处压容闳一头。吴子登认为留学生外出留洋就是离经叛逆的。因此，他百般挑剔，指责容闳纵容、包庇学生剪发、对中国教师不下跪、不礼貌等不轨行为。他向清政府提出结束留学计划、停止留学生事务所、遣返所有的留学生。李鸿章接到吴子登的信后，没有直接给他回信，反而给容闳写了封信。信中要求容闳回信报告留学情况。容闳借此机会揭露了吴子登破坏留学计划的行为。吴子登知道总督给容闳复信的事后稍有些收敛。李鸿章暂时不反对容闳，所以这段时间留学计划才继续进行。

1875年秋，国内已经派出了四批留学生，共120名留学生。由于这些学生家境贫困，都很能吃苦，又勤奋好学，成绩大多是名列前茅的。1880年考入大学或肄业的已有留学生的一半。

第二年，容闳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输送几名优秀学生入美国军事院校学习的申请遭到拒绝。吴子登认为时机到了，于是趁机再次捣乱。他通过陈兰彬上书总理衙门，要求遣返全部留学生、取消留学生事务所。清政府经慈禧太后批准将全部留学生调入国内，撤消留美学生事务所。

容闳含泪送留学生回国，心里充满悲愤，他真恨自己力量太单薄，拼尽全力也无法战胜封建顽固势力。这次教育计划的夭折主要是因为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同时也与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分不开。他期望和奔忙了20多年的事业就这样被断送了。

从1872年我国派出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到1881年清政府下令遣返回全部留学生经历了9年的时间。除了患病去世和中途辍学的26人之外，其余94名留学生回国后都被派到了重要的岗位。其中有些人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工程师、政治家。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把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带了回来，对我国封建社会产生了不少的冲击波。

一些国际国内有识之士都为这次教育计划的夭折而深感惋惜。美国一些名人联合写信给清政府总理衙门，其中美国耶鲁大学校长联合了几十名文化界的名人，给清政府写了一封信。信里这样称赞这些留学生：“自从他们到了美国，‘人人都善于利用时间学习’。他们：‘成绩极佳’，‘他们的道德没有一个人不优美高尚’。他们：‘很受美国人民欢迎。’而如今他们‘处在学习的重要阶段。对于过去的学习将要取得收获的时候，突然命令他们回国’，就像是‘要把过去栽培的鲜花和将要成熟的果实，全部摧毁’。信中希望清政府派人到美国来实地调查。国内爱国诗人黄遵宪专门写诗对这一事情深表遗憾，深为自己国家的前途担忧。

容闳为留学生计划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他曾受到他的母校耶鲁大学的肯定，特别在1876年授给他法学博士学位。这次

教育计划的天折对他的刺激极大。

## 七、参加变法维新

容闳在留美学生事务所撤消后不久，担任驻美副公使的任期也满了。他回国拜见了李鸿章，向李鸿章报告了撤销留学事务所前后的工作情况。然后又去向总理衙门销差。容闳再也没有被清政府任命什么新职务。他在北京呆了三个月，看到北京的交通、卫生等又脏又乱，还有不少人在马路上或公共场所抽鸦片。容闳心里非常难过，就提起笔来写了一份陈条，要求清政府要禁止鸦片，国内也应禁止种植。但是腐败的清政府根本无意管理此事，他的陈条成了一纸空文。容闳变得心灰意冷，以后又在上海住了四个月，就又去美国探望自己的美籍妻子。

当容闳回到美国时，他的美籍妻子已是面目憔悴、身体衰弱，卧床不起了。容闳马上给她请来医生为她治病，每日照顾在她的身边，时时感到一阵阵的心酸。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为了祖国的事业奔波于中美两国之间，终日忙忙碌碌，从来也没有好好地照顾过她，如今她已病成这个样子，自己怎么对得起她呢！容闳心里充满了愧疚。经过他精心照顾和医生的及时的治疗，他妻子的病情逐渐地好起来了。此后，他们共同生活了三年后，她的美籍妻子永久地离开了他！容闳悲痛极了，好象生活突然变得黯然失色，给他的打击太沉重了。

教育计划的天折和美籍妻子的去世，使容闳连续两次受到沉重的打击，他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他整日心烦意乱，无所是从，决心就此下去在美国过平静的生活。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了，消息传到美国，已经66岁的容闳被震惊了。他的爱国热情油然而生，他要为自己的祖国出谋划策，为抵御帝国主义侵略而出力。他立刻给蔡锡勇写信。蔡锡勇曾是驻美国公馆的翻译，又是张之洞的幕僚。容闳想利用蔡锡勇的关系向张之洞提出两点救国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要求清政府向英国伦敦商量借款1500万美元用来购买3—4艘舰艇，招募5000洋人当兵，从太平洋抄袭日本的后方，使日军措手不及，不得不从朝鲜撤兵，清政府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训练新军，最后从海、陆两路打击日本。

第二个方案是要求清政府派代表与西方某个列强谈判，以台湾作为暂时抵押，借款4亿美元，以此作为全国海、陆军作战军费，坚持与日作战。

蔡锡勇接到信后译成汉文送给张之洞。张之洞接到容闳的陈条后，否定了第二个方案，表示第一个方案可以试试看。容闳接到蔡锡勇转来的张之洞派他去伦敦借款的命令后，立刻动身前往伦敦。他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伦敦后与当地一些银行进行了多次谈判，对方提出要以中国的海关税收做担保。这次谈判没有成功，容闳又只好又回到美国。

容闳回到美国后不久接到了张之洞的电报，邀请他回国。他拿着电报没有迟疑就返回了自己阔别了10多年的故土，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当他拜见张之洞时，心情十分激动，一下子把自己在回国途中思考的新政改革的建议全盘托出，但很快他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满腔的热情变成了失望，从张之洞的表情上看出，他对容闳的新政改革毫无兴趣。不久张之洞调走了，刘坤一又担任了两江总督，刘坤一任命容闳担任江南交涉员，这是个有职无权的职

位，容闳实在不愿意这样虚度，仅三个月他就辞掉了这一职务，到上海自己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来谋生。容闳暗下决心再也不去接受清政府的任何官职。

但是容闳自小养成了一种倔强不屈的性格。他始终惦记着改革中国的新政，1896—1898年又向清政府提出了两个新政建议：一条是要建立国家银行；另一条是要修筑铁路。当时在总理衙门任职并且兼任户部佐侍郎的张荫桓和容闳是老相识了。在美国时，张荫桓曾经担任驻美公使，又是广东人，与容闳是老乡，一来二去地两个人就很熟了。容闳曾与张荫桓一起探讨过在国内建设银行的事，他这一想法在当年访察太平天国时就向洪仁玕提过，那时是无法实现的。在这次回国已是19世纪末，中国仍然没有一家国家银行，要发展中国的经济，国家银行是必不可少的。他准备去北京找张荫桓落实这一事情。临行前，他把美国有关银行的法令、法规译成中文，又根据中国的情况，草拟了一份在国内创办银行的章程和创办银行的方法等内容的陈条。准备妥当之后，他动身去了北京。

容闳来北京后首先找到了张荫桓。张荫桓见到了老朋友，立刻起身招呼他：“闳兄，几年不见了，快进来！”容闳也高兴地说：“在美国，我已13年没回国了，这次回来是有事特意来找你商量的！”“什么事？坐下，坐下！慢慢说吧”，张荫桓指着旁边的凳子客气的说。容闳坐下来直爽地说：“我这次来北京找你，就是想和你再谈谈建立国家银行的问题。”“那好，你就说说想法吧！”张荫桓见容闳这样直截了当，也爽快地说着。容闳见如今已做了大官的张荫桓还是过去那个样子，就再没有一点点的拘束。他拿出自己写的陈条，谈起他的建设银行的计划：“我想，要是建立国家银行，政府就要筹集1000万两银子作为开办费。然后用其中的200两白银购买各种制造银币、印刷国库券和各种钞票的机器；再用其中另200两白银购买土地、建筑房子，用作银行办公用房；其余的600两白银存贮在库房里，留着以后购入金、银、铜，制作各种全国流通用的泉币。这1万两银子只是第一年的开办费，以后，政府还要随我国商业发展的比例来增加银行的资本。这就是我设想的建设国家银行的方法。不知是否妥当？”“太好了！太好了！”张荫桓非常赞同地说着，“我们再仔细地研究一下。”他们俩又仔细地研究起来，对个别的内容作了一些调整，然后把这个陈条送给了户部尚书翁同和。

翁同和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是光绪皇帝的师傅，光绪皇帝“每事必问同和，眷倚尤重”。翁同和与户部官员看了容闳的银行计划都表示赞同，决定由总理衙门奏请清政府批准。

经过一番努力，陈条被送进了朝廷。清政府终于批准了这个计划，并决定着手进行工作。清政府因财政困难只能拨出1000万两银子作为国家银行的开办费，其余的派容闳去美国商量借款补充。

正当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的时候，翁同和突然接到电报总局盛宣怀来的电报。盛宣怀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任电报总局和轮船招商局的督办。他来电报的目的是要破坏容闳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以便自己以后筹建商业银行，为此他特意从上海赶到北京，进行贿赂和说服翁同和的活动。容闳的银行计划就这样被终止了。

建立银行的计划失败后，容闳想起了自己的另一条建设铁路的改革计划。这个计划也是他酝酿了很长时间的。早在19世纪60年代容闳就曾上书清政府要求修筑铁路。他认为修筑铁路是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他还没来北京之前就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修筑铁路是关系到国家救亡图存的重

要事务，必须马上修筑铁路。为此，他请求总理衙门给予他修筑天津到镇江的铁路修筑的特许权。他的这一请求虽然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但仍然是处处受阻、无法进行。从天津到镇江的最近距离必然要经过山东省，而山东当时已被划分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侵略者不允许这条铁路从山东通过。这样，这条铁路就很难修筑。此外，总理衙门还向容闳提出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不许容闳向外国人募集股金，只许中国人入股，还要求容闳必须在6个月内筹足这笔款项，如果到期筹不足这么多的钱就要收回这条铁路的特许权。当时完全不可能有中国人肯出这么多的钱入股，这样风险太大。容闳这6个月内在国内筹集这么多资金真比登天还难。容闳的第二个改革计划也失败了。

容闳提出的新政改革连续遭到失败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进一步认识了清政府的腐败。他后来在记述当时中国政府的情况时这样写道：“从慈禧太后到下面一般的小官吏，自上而下充满了贿赂之风。”清政府的大权一直被慈禧太后独揽。容闳明白，他改革计划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清政府的腐败。

在北京期间，容闳有机会结识了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们刚一接触就感到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有共同的改革愿望，很快成了知己。容闳对他们讲起了自己的新政建议，这些建议立刻引起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注意和兴趣。康有为、梁启超也向他讲了自己的变法思想和主张，同样得到容闳的赞成。他们的来往日益密切起来，一时，容闳的住处变成维新派主要人物开会和研究问题的场所了。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的改革方案中提到了要实现这一改革需要筹款5至6亿元，他极力向光绪皇帝推荐容闳负责筹款。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支持下宣布变法，从这天起连续颁发了新政诏书，在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他一共宣布了改革新政110多条。因为这一年是戊戌年，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戊戌变法”。又因为这次变法从6月11日起到9月21日失败一共103天，所以历史上也称之为“百日维新”。在这100余天里，容闳高兴极了。他感到自己的新政改革有望实现，复兴中国的梦想将要变为现实。他赞称光绪皇帝有作为，是“中国改革之先导”，是个“伟人”。

容闳与维新派的频繁接触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注意。封建顽固派常常有人监视他们的行动。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把光绪皇帝软禁了起来，大肆逮捕改革志士。容闳也和康有为、梁启超一起被列入了黑名单。在康有为、梁启超逃走後，容闳也被迫逃出北京，回到上海。

## 八、晚年倾向革命

容闳回想起自己在美国大学毕业后一腔热情回到祖国，立志为祖国的复兴和发展而奉献自己的知识才华。但他时时、处处遇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排挤和打击，纵然有浑身的本领也无法施展。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从赞成改革到倾向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后两年，中国大地爆发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动摇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为了镇压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逃到西安。

在维新变法失败后被杀的革命志士谭嗣同生前的好友唐才常，在这个危急时刻准备筹组自卫军起事。事后，想拥戴光绪皇帝出来执政。唐才常通知了上海各界社会名流 80 多人召开“中国议会”。容闳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72 岁高龄的容闳被选为“中国议会”的会长、严复被选为副委员长。容闳没想到自己在上海名流中有这样高的威望。所以他开始积极加入到起事的准备中。

在筹备起事的活动中，容闳和唐才常一样还对帝国主义抱有一定的幻想。容闳负责国外联络的事务。他希望能够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重新立起光绪皇帝，废除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的统治，继续实行新政。容闳还为了这次起事起草了一份英文的对外宣言。在宣言中他们向各国政府宣布不承认清政府的统治，要给人民以立宪的自由。但这份宣言还没有发表，唐才常就在汉口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杀害了。清政府发出通电要捉拿容闳，并要就地正法。容闳被迫逃往香港。

容闳在回香港之前，先去了一趟日本，途中恰巧遇见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两个人初次见面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一路上，容闳向孙中山谈到中国的改革如何的艰难，自己是如何苦苦地走过这几十年的艰苦路程。孙中山也向他讲了要实现中国的改革，就必须推翻中国的清朝政府。他们俩越谈越高兴、越谈越深刻。孙中山称容闳是“富有新思想”的热心改革的老人。初次见面竟成了容闳一生的一个转折点，他开始转向同情革命、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十几天后，他离开日本乘船到了香港。

在香港，容闳的一个朋友谢缙（zu3n）泰正在筹划一次广州起义，听说容闳也在香港，就特意来找他，约他一起参加起义。容闳很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约定这次起义如果成功，成立临时政府，拥戴容闳为总统。但这次起事的机密被泄露，起义还没有发动就被镇压了。

容闳在香港呆了两年后就到美国去定居了。在国外，容闳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进一步转向了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边，极力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宣传。他曾给国际友人美国军事家荷马李写信，要求他支持孙中山的事业。

1909 年底孙中山到美国访问时约见了老朋友容闳。这次见面与上次船上相见相隔了 9 年，他们见面格外亲热。在他们的会谈中，容闳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个起义计划，起名为“中国红龙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准备募集 500 万美元，10 万支枪和 1 亿发子弹，支援孙中山，发动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

在以后的日子里，容闳常与孙中山进行信件联系。他还用信函帮助孙中山与荷马·李等人建立通讯联系。孙中山在容闳的帮助介绍下，认识了美国友人荷马·李、美国财界人士布思，并与他们多次通信联系商量贷款的事情。1910 年 3 月孙中山亲自到美国洛杉矶与荷马·李、布思多次会谈，一起制定了一个新的起义计划。这个计划内容主要是向美国财团借款，发动全国规模起义。容闳对这个计划的制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这个计划因美国资本家不肯冒险出巨款而未能实现，但它毕竟是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容闳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支持。这时的容闳已完全转向了革命派。

1911 年武昌起义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消息传到美国，容闳兴奋得彻夜未眠，一连写了很多信给国内的老友，表达了他热爱自己的祖国，渴望能回到祖国为国出力。12 月 29 日，他又写信给谢缙泰，要求他去参加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大典时千万代替自己向孙中山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告诉

孙中山“ 我的健康情况正在逐渐好转 ,也许会到中国去 ,参观这个新共和国。”容闳心中特别怀念自己的祖国，也特别相信孙中山建立的共和国。1912 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给容闳写了一封信，邀请他能回到国内，协助他参加民国的建设。

容闳多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实现他一生的夙愿啊！但这时他已经重病在身，无法行动。他只能托去南京的人转达他对孙中山及孙中山缔造的共和国的祝贺。

容闳的身体健康状况每日愈下。他想到自己回祖国无望，就把两个儿子叫到床边，一再嘱咐他们说：“ 我花那么多的钱把你们养大，你们一定要回到祖国，一定要报效祖国！”

1912 年 4 月 21 日容闳病死在美国的寓所。美国《哈城日报》刊登这样一个消息：

身为学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容闳博士，昨日上午 11 点 30 分，在他的沙京街 284 号寓所去世。……

他对过去一年来中国的急剧进步变化密切注视，因为他毕生曾努力于此目的。星期六（4 月 20 日）他刚收到新中国领袖孙逸仙博士赠送给他的一张照片，惜已太晚，因容闳博士早已昏迷不醒。……

他的墓地就安置在美国康州哈德福特城西杉山公墓。

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依据他的遗愿回到了祖国，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而工作。

他在晚年定居美国期间，曾花了大量的精力，写了《西学东渐记》一书，记述了他的一生。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